

> 闲话

车行在国道,两边都是起伏的山,不知道过了多久,一边的山开始远远退去,露出田地和房屋,而另一边的山愈发高大,云团紧紧包裹住山顶,雾气萦绕在山间。原来我们已经到了下关,这个风花雪月的梦开始的地方。

下关风确实猛烈,山谷里被拘束的风在平原肆无忌惮,但它也有它的温柔,傍晚时分,风逐渐减弱,穿过满是桂花的国道,与城墙下的行人撞个满怀。

我沿着西边的城墙一路往东,脚下全是排列整齐的青石砖,它们也许来自苍山,寂静了亿万年后来到古城,感受着一代代大理人的步伐。俯身细看,青石砖上凿痕依稀可见,诉说着古城的沧桑。城墙向西延伸看不到尽头,青石砖大道消失在视野的尽头。在那个只有人力和牲畜力的时代,宏伟和奇迹已经无法形容这座古城的壮美,悠悠桂香风中,我仿佛听到了马蹄和石砖碰撞的声音,一队队马匹驮着茶叶和布匹,缓缓走出城门。

天也完全黑下来,车声和行人的喧哗逐渐稀疏。我翻来覆去睡不着,胡乱穿上衣服迈出民宿大门,往洱海边走去。洱海边是白族民居,都是粉墙黛瓦的小院,雪白的墙面绘满了彩画,清新

风花雪月一梦

□蒲成浩

脱俗,也有书法,秀丽遒劲。白族,一个质朴而又富有创造力的民族,世代生活在苍山洱海间,他们用竹筴背出苍山的银矿,锻造出享誉中外的雪花银;他们在洱海边的坡地上栽种茶树,焙制普洱茶。白族先祖不因贫乏迷信神灵,白族后辈也不因富足忤逆自然,一代代白族人在崇敬自然中,创造财富,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。

穿过白族民居,洱海神奇地在眼前铺展开,名字里带海,其实是湖,远远望去也能看见对岸连绵的山。我到的地方是一处码头,游船和小渔船横七竖八摆在洱海边。夜晚看不见细节,只听得见风浪声不断,略带着腥味的风吹到脸庞叫人心底升起一股凉意。往天上瞧去,星星寥寥几颗,散落在对岸的山头。单调的天空让我以为我没有一睹洱海月的福分了,正当我百无聊赖的时候,月亮竟悄悄从苍山背后翻了过来。十四的月亮竟也不比十五六差,在饱满程度上丝毫不逊色。月光珍珠化雨般落在湖面,每一次浪的起伏都是璀璨的绽放,就好像洱海本身就是月亮倾泻下来的一般。

我此刻就像置身梦境之中,脚下的土地和我的身体消失在湖水之中,亦或许,此刻我就是湖水,就是月光,人世

间的一切都已和我没了干系。空明澄澈的世界里,没有了我,也没了烦恼、顾虑,只剩下水和月光自顾自地涌动。

第二天一早,大家整装准备上苍山,一览苍山顶的雾雪奇景,我自然满心期待,但严重高反的我不得不止步于半山腰。不等我去幻想山顶是怎么一番景象,半山腰的景色就带给我前所未有的震撼。

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,条带状的布局,国道横穿城区而过,其他道路都从国道向两边展开,像一片茶叶横在洱海边,古城是茶叶中间宽大的部分,方方正正,规矩而又沧桑。新城在茶叶两端,房屋都是矮房,多却不紧凑,朴素而又没有现代建筑的单调和僵硬。没有高楼的遮挡,从苍山脚下到洱海边,每一条巷道,每一间房屋都是可见的。在大理,新旧和谐共生着,但它们又都有着自己的步子,在历史中走去,感动着一代代大理人。

终于还是要走了,柏油铺成的国道,把原本用来抵御外敌的两道关隘连通,我从下关来,却从上关离开。崇圣寺三塔的金顶闪耀在车窗外的落日余晖中,彩云飞在天边,我看不清上关的花。风花雪月的梦醒了,我和这座城的故事也悄然开始。

> 故里

故乡的泉水

□赵广博

时下,由于环境污染等故,城镇居民饮水安全已成了生活中的重要事宜。不仅大大小小的商场里皆有瓶装的矿泉水出售,各个小区内都安装了饮水净化器;众多骑行送水的小哥更是往来于大街小巷,形成了当代都市的一道特殊风景线!每当我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幕,心中便不由得阵阵感慨,想起了故乡那清澈甘甜的泉水。

我的故乡,是山东省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。紧靠村西有条南北走向、高不过十米的小岭坡。坡下蕴含着丰富的地下水,只要挖个浅浅的坑,便有清甜的泉水涌出。世代村民为了吃水和浇地,沿岭坡挖掘了大小大小、形态各异的几十个池塘。塘与塘间有水沟相通,从南到北连成一串。因池塘坐落在村西,故称之为“西涝泉”。涝泉以东,是大片的菜园。当时,村民们浇水的水,既不用抽也不用戽,更无需挑,只要将池塘扒开个口子,淙淙的泉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菜畦里。即便是大旱之年,泉水也不会干涸。由于获取泉水便利且水质优良,浇出来的菜脆甜爽口,誉满四乡。故七十年前,种菜出售是我们村的传统产业,而家父更是个种菜的好手。

可童年的我,对种菜不感兴趣,我感兴趣的是西涝泉,因为那是我和同伴们尽情玩耍的广阔场地。好玩的项目有多种,诸如游泳、跳水、打水仗,捞鱼、摸虾、抠螃蟹。但最常干的,则是“挖小汪”。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,用小锹、小锹在池塘边挖个小坑,待泉水涌出后,再用石块砌起来,仅留个小口,让泉水源源流出。有时

数人合伙,共挖一个比较大的。有时各挖各的,相互比赛——看谁挖到的泉眼旺,看谁的水流淌得远。一旦获胜,便高兴得手舞足蹈,大呼小叫。倘若挖到个特大的泉眼,便如获至宝般地夸耀一番,并宣布为自己所有,不许他人染指。相互间常常为此引起争议,乃至大打出手,伤了和气。当然,过不了多久,就会前嫌尽消,和好如初。为了挖掘小汪,我们付出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艰辛劳动。尽管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,浑身沾抹得像个泥猴,可看到那淙淙流淌的泉水,便会高兴得蹦蹦跳。干渴时喝上几口,更感到无比惬意。

其乐无穷地挖小汪,一直玩到我小学三四年级。恰在此时,村里在原有的几个池塘基础上,挖了个数百平方米的“大水库”。碧波荡漾的库水,又成了我游泳、垂钓的乐园。可惜好景不长,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,地下水位开始下降,库水越来越少。每逢旱季,还会干涸见底。到我参军离村时,库水已大大低于地面,浇菜用水只能靠泵抽,再也放不出来了。

自参军离村后的数十年间,我回故乡的次数可谓少之又少。特别是来昆明定居后,就再也没回去过。随着离乡日久,加之琐事繁忙,对故乡的许多事情都逐渐淡忘。唯有童年时在西涝泉戏耍的情景,常常萦绕心头,浮现于脑海;对那清澈甘甜的泉水,更是念念不忘。而最令我惦记的,则是那个所谓的大水库。因为当年我离村时,库水水位就出现了下降的趋势,后来也不知怎么

样了。其间,我曾写信问过一个生活在老家的童年伙伴,他告诉我说,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,库水快要干涸了。这虽令我失望,但并不感到意外,此后便懒得再问了。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,今年春天我因故回了趟故乡,魂牵梦绕的西涝泉却给了我个大大的惊喜。

少小离家,耄耋回乡,故乡的景物、人事之巨变可想而知。但最令我惊叹的,当数西涝泉——当年的“大水库”、小池塘统统消失了,呈现在眼前的,是一个长达二百余米,宽约几十米,面积足有上万平方米的大水塘。惊叹之余,问及身边的童年伙伴,他兴奋地告诉我,改革开放后,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环保意识的提高,政府主管部门已采取有效措施,控制住了地下水位的下降。村委会为了满足全村灌溉用水的需要,又于八年前在原水库和小池塘的基础上,用挖掘机挖了这个深达八九米的大水库。其不但面积大,而且泉眼很旺,大旱时,四五台农用水泵日夜不停地抽也抽不干。

听罢老友的述说,我先是漫步绕塘,仔细察看了一番。然后驻足岸边,凝神注目,久久观望着那碧波荡漾的满塘春水。触景生情之际,突然灵机一动,想起了盛唐大诗人贺知章那首著名的回乡诗:

离别家乡岁月多,近来人事半销磨。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。诗的前两句,与我这次回乡的感受完全相同。后两句的意思,却与我的眼前之景截然相反。余略加思忖后,乃反其意而改曰“童年所戏涝泉水,春风亦改旧时波”!

> 杂记

零陵写生札记

□唐晓华

今年初夏,我回家乡零陵探亲,到零陵古城、春天广场和东山景区等地去转了转,边走边看边画,怀着对家乡的思恋之情,对零陵楼、柳子庙和柳子街等零陵的一些历史建筑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写生。

作为一个寓居他乡的游子,在家乡写生,有种别样的心境。我在零陵楼写生时,目睹眼前这熟悉的景物,思绪如潮,此前我每次路过零陵楼时的点点滴滴,又浮现在脑海里。我岳父在早先的地区气象局工作,他的单位和家就在零陵楼旁边的山上,我跟我家“领导”恋爱、结婚后,经常到零陵楼和怀素公园散步,上街办事也要从零陵楼旁边经过,留下了太多的回忆,其味甘甜,回味无穷。

还有种别样的情怀。我在柳子街写生时,围在我身边看我作画的人有好几个,一个从祁阳来的小男孩,大声叫他妈妈快过来看,对他妈妈说,画得好逼真。一个模样二十多岁的女青年,用相机对着我的写生本,从不同的角度拍照。一个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子,一直站在我身后看我作画,他边看边跟我聊天,他说他是当地人,家就住在柳子街。他好奇地问我,怎么从没见过我在这里写生。当他得知我是零陵人,工作和生活在外地后,连声说,零陵越来越漂亮了,多画画家乡,多宣传一下家乡,还建议我把画好的柳子街发到网络上去,让更多的人了解零陵古城,知道零陵古城。

我也知道,这些年,零陵的变化很大。每次回到家乡,都能看见新建的高楼,新修的道路。特别是这次回家,我住在春天广场附近,看见春天广场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,热闹非凡,亲身感受到了这里繁华的景象。以前,我来春天广场这一片地域的次数不多,印象中,这一片是比较冷清的。见我感到惊奇,小舅子告诉我,现在的春天广场这一片,已经成为零陵的城中心了。

零陵的变化很大,我在零陵古城也感觉到了。我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回家乡了,缘于小舅子一家住在零陵古城附近,以前我每次回到家乡,到小舅子家去时,都要途经古城。这次回来,发现零陵古城已经扩建到了愚溪桥的桥头。我家“领导”说,当年,她在零陵五中读书,上下学时,愚溪桥是必经之路,这里昔日的一切景象,她还历历在目。她一边走,一边细说沿途的过往和曾经发生的趣事。

在家乡写生,还重温了家乡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。我在柳子庙写生时,为了把柳子庙的造型和结构画准,多角度、多方位地对柳子庙进行了观察,选取站立点,进行画面构图,并认真拜读介绍柳子庙的碑文,对其历史、始建年份,以及内存的艺术珍品来由,有了全面了解。

柳子庙,是纪念唐代杰出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政治家柳宗元的古建群,始建于北宋仁宗至和三年(公元1056年),现存庙宇为清同治、光绪年间重建。以前,尽管我是零陵人,但是对柳子庙的了解,也只是停留在“走马观花”上。

零陵沉淀着太多的历史,每一个景观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。在家乡写生,收获是多样的,除了形成写生画的收获外,更多的是满满的思乡情结。